

吴梅全集

理论卷 中

吳梅全集

理论卷 中

一 辽

文字者，所以变鄙塞为文明之具也。地球文明，以亚洲为最古。亚洲文明，以中国为最古。宋明以前，外部藩属一与中国交通，无不吸收中国之文明以去。汉则匈奴遣子入学，唐则日本翻译“五经”，其盛者固无论矣。即陵夷至于六朝晋宋之末，五胡金元鹰瞵虎视，蹴踏我土地，奴隶我人民，而问其官制词章，无不楷模于我先代。此何故哉？以鄙塞遇文明，欲不同化而不得也。辽之先本为契丹，雄于朔方，自太宗建国，始号大辽。造邦本藉于干戈，致治不资于黼黻。《五代会要》云：“后唐天成三年，王晏球等获契丹绢书二封来进，明宗命宣示群臣，莫有识其文字者。契丹本无文记，惟刻木为信。汉人陷番者，以隶书之半，就加增减，撰为胡文。同光之后，稍稍有之。”据此是辽本无文记，在后唐时已然。《辽史·文学传序》曰：“太祖以兵略方内，礼文之事，固所未遑。及太祖入汴，取晋图书礼器而北，然后制度渐修。至景圣间，则科目聿兴，骎骎崇儒之美。盖辽虽起塞外，不识汉文，而首立孔子庙。太祖即亲祭孔子。太宗及东丹王兄弟皆工绘事，其材艺有足称者，每科放进士榜百馀人，故国多文学之士。原其所以能变僵野而为文明，则始于太宗得石晋之燕云十六州，盛于圣宗之与宋盟好，使命交通，由是中原文学之士仕于其朝，及奉使至彼者，日见其众。彼亦自惭其弇鄙，遂渐舍弃其旧俗，而服从我

中夏之文教矣。”此种情状，为辽金元三朝所同，而辽其嚆矢也。

契丹开国，久于完颜，文教之彰，使命之美，亦与金元仿佛。惟据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云：“辽书禁甚严，传入中国者法皆死。以致当日之记注典章，可裨国史者，求之簿录家，不少概见。即家集野乘，亦散佚无传。”今辽人遗书，止存《龙龕手鉴》、《焚椒录》、《星命总括》三种。其诗文历金元明三朝，无有为之注意收拾者。至清乾隆时，海宁周春始辑《辽诗话》二卷，后有韩君小亭尝手辑《辽文存》，自言大半得于荒原古社残蜡之馀，一刹那间，闻亦散亡。（见赵之谦《沈氏论语孔注辨伪·跋》）至光绪中叶，江阴缪荃荪搜辑诗文六卷，亦名《辽文存》。吴县王仁俊以上古至隋唐至明，皆有总集，惟五代及辽阙如，乃发愤先成《辽文萃》十四卷。继见缪氏书，遂删其所已刊者，复发箧陈书，搜阙补遗，刊为七卷。民国八年，南海黄任恒又掇拾丛残，为《辽文最》四卷，继亦以有缪氏书，遂删存为《辽文补录》一卷。诸君子竭其心力，抉隐扶微，洵为耶律氏之功臣。今编辽代文学史，舍诸书亦无所取材矣。

一 文 家

昔王渔洋语汪尧峰云：“辽以制科取士，其间跻政府，登肮脏者甚众，而考之列传，自横帐诸院国舅别部三族之外，其事迹不少概见，惟文学传寥寥数人，岂制科之尽不足书耶？”尧峰答云：“此史臣失于纪载故也。辽金立国，规模不甚相远，而金元人物文章，得元好问、刘祁诸君子，遂能颉颃宋元之间。”夫子曰：“文献不足，杞宋无征，正为是欬。”然经乾嘉

后学者一再搜罗后，未尝不灿然可观。今为整齐而汇列之，亦足为辽朝人士一雪此言矣。

道宗宣懿皇后萧氏，幼能诵诗，旁及经子，其行事与诗尤有关系。详见于后“诗家”内。然其文亦有非当时诸人所能及者。今录其《谏道宗驰猎疏》云：“妾闻穆王远驾，周德用衰，太康佚豫，夏社几危。此游畋之往戒，帝王之龟鉴也。顷见驾幸秋山，不闲六御，特以单骑从禽，深入不测。此虽威神所届，万灵自为拥护，倘有绝群之兽，果如东方所言，则沟中之豕，必败简子之驾矣。妾虽愚暗，窃为社稷忧之。惟陛下尊老子驰聘之戒，用汉文吉行之旨，不以其言为牝鸡之晨而纳之。”文仅百二十馀言，而词意并茂，有宋人所不及者，谓非山川灵秀之气，独钟于后不可也。

耶律果罗善属文，圣宗重之。时妻弟之妻阿古与奴通，将奔女直国。果罗追及奴，杀之。阿古自经。阿古母有宠于太后。太后怒，杀之。人多冤之。在狱著《兔赋寤寐歌》，为世所称。

耶律庶成，字喜隐，小字辰禄。幼好学，书过目不忘。善辽汉文字，于诗尤工。重熙初，累迁枢密直学士，与萧罕嘉努各进《四时逸乐赋》。帝嗟赏。初，契丹医人鲜知切脉审药，上命庶成译方脉书行之。偕林牙萧罕嘉努等撰实录及礼书。有诗文行于世，今已佚。

耶律庶箴，字辰富，庶成弟也。善属文。官都林牙。上表乞广本国姓氏曰：“我朝创业以来，法制修明，惟姓氏止分为二，耶律与萧而已。姑太祖制契丹大字，取诸部乡里之名，续作一篇，著于卷末。臣请推广之，使诸部各立姓氏，庶男女婚媾，有合典礼。”帝不听，尝寄《诫谕诗》与子富鲁。

耶律富鲁，字努展，庶箴子也。幼聪悟好学，甫七岁，能

诵契丹大字。习汉文，未十年，博通经籍。重熙中举进士第，寻命为牌印郎君。应诏赋诗，立成以进。帝嘉赏，顾左右曰：“文才如此，必不能武事。”富鲁奏曰：“臣自蒙义方，兼习骑射。”帝未之信。会从猎，三矢中三兔。帝益奇之。是时父庶箴尝寄《诫谕诗》。富鲁答以赋，众称其典雅。清宁初卒。

耶律昭，字述宁。博学善属文。萧达林为西北招讨使，爱之，礼致门下，问曰：“今军旅甫罢，三边晏然。惟准布伺隙而动，讨之则路远难至，纵之则边民被掠，增戍兵则馈饷不给。欲苟一时之安，不能终保无变，计将安出？”昭以书答曰：“窃闻治得其要，则仇敌为一家，失其术则部曲为行路。夫西北诸部，每当农时，一夫为侦候，一夫治公田，二夫给纠官之投。大率四丁无一室处，刍牧之事，仰给妻孥，一遭寇掠，贫穷立至。春夏赈恤，吏多杂以糠粃，重以掊克，不过数月，又复告困。且畜牧者富国之本，有司防其隐没，聚之一所，不得各就水草便地，兼以逋亡戍卒，随时调补，不习风土，故日瘠月损，驯致耗竭。为今之计，莫若赈穷薄赋，给以牛种，使遂耕获。置游兵以防盜掠，颁俘获以助伏腊，散畜牧以就便地，期以数年，富强可望。然后简练精兵，以备行伍，何守之不固，何动而不克哉！然必去其难制者，则馀种自畏。若舍大而谋小，避强而攻弱，非徒虚费财力，亦不足以威服其心。此二者利害之机，不可不察。昭闻古之名将安边立功，在德不在众。故谢玄以八千破苻坚百万，休格以五队败曹彬十万，良由恩结士心，得其死力也。阁下膺非常之遇，专方面之寄，宜远师古人，以就勋业。上观乾象，下尽人谋，察地形之险易，料敌势之虚实，虑无遗策，利施后世矣。”达林然之。此书雅健有西汉晁、贾之风，惜不多见。

耶律孟简，字复易。性颖悟。六岁，父璿嘉努晨出猎，俾

赋《晓天星日》诗，孟简应声而成。父大奇之。既长，善属文。太康初，枢密使耶律伊逊以奸险窃柄，出为中京留守。孟简表贺。未几，伊逊复旧职，衔之，谪巡磁窑关。时虽以谗见逐，不形辞色，遇林泉胜地，终日忘归。明年流保州。及闻皇太子被害，不胜哀痛，以诗伤之，作《放怀诗》二十首。自序云：“禽兽有哀乐之声，蝼蚁有动静之形，在物犹然，况于人乎？然贤达哀乐，不在穷通祸福之间。《易》曰：乐天知命故不忧。是以颜渊箪瓢自得。此知命而乐者也。子虽流放，以道自安，又何疑耶？”太康中始归乡里，诣阙上表曰：“本朝之兴，凡二百年，宜有国史，以垂后世。”乃编耶律赫噜、乌哲、休格三人行事以进。上命置局编修。孟简谓馀官曰：“史笔天下之大信，一言当否，百世后之，苟无明识，好恶徇情，则祸不测。故左氏、司马迁、班固、范晔俱罹殃祸，可不慎欤！”孟简史识既高，文亦雅澹有法，惜乎其诗之无传也。

耶律唐古，字敌，隐于越。屋质之庶子。廉谨善属文。统和二十四年，述屋质安民治盗之法以进，又陈弭私贩安边境之要。太后嘉之。重熙间，改隗衍党项部节度使，四年致仕，乞勒其父功于石。卒年七十八。

耶律氏，太师适鲁之妹，小字常格。幼爽秀，有成人风。及长，操行修洁，自誓不嫁。能诗文，不苟作。读《通历》，见前人得失，历能品藻。咸雍间，作文以述时政。其略曰：“君以民为体，民以君为心。人主当任忠贤，人臣当去比周，则政化平，阴阳顺。欲怀远则崇恩尚德，欲强国则轻徭薄赋。四端五典，为治教之本。六府三事，实生民之命。淫侈可以为戒，勤俭可以为师。错枉则人不敢诈，显忠则人不敢欺。勿泥空门，崇饰土木。勿事边鄙，妄费金帛。满当思溢，安必虑危。刑罚当罪，则民劝善。不宝远物，则贤者至。建万世磐石

之业，制诸部强横之心。欲率下则先正身，欲治远则始朝廷。”上称善。时枢密使耶律伊逊爱其才，屡求诗。常格遗以回文。伊逊知其讽已，衔之。太康三年，皇太子坐事，伊逊诬以罪，按无迹，获免。及太子被害，不胜哀痛。年七十，卒于家。按中国女子能为丽辞者，代有其人。其能留意于国政者实鲜。常格此文，纳诲陈善，不亚于懿德后之《谏猎疏》。何辽邦闺阁之多才也。

萧罕嘉努，字纠坚。纳喇部人。中书令安图之孙。少好学，弱冠入南山读书，博览经史，通辽汉文字。重熙初，同知三司使事。四年，迁天成军节度使，徙彰愍宫使。兴宗与语，才之，命为诗友。尝从容问曰：“卿居外有异闻乎？”对曰：“臣惟知炒栗，小者熟则大者必生，大者熟则小者必焦，使大小均熟，始为尽美，不知其他。”盖尝掌栗园，故托栗以讽谏。帝大笑。诏作《四时逸乐赋》，帝称善。时诏天下言治道之要，罕嘉努对策甚美，（文长不录）擢翰林都林牙，兼修国史。仍诏谕之曰：“文章之职，国之光华，非才不用。以卿文学，为时大儒，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。”自是日见亲信。每入侍赐坐。遇胜日，帝与饮酒赋诗，以相酬酢，虽谐谑，不忘规讽。诏与耶律庶成录约尼汗至重熙以来事迹，集为二十卷进之。复被诏博考经籍，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，可行于世，不缪于古者，撰成三卷进之。又诏译诸书，罕嘉努欲帝知古今成败，译《通历》、《贞观政要》、《五代史》。拜归德军节度使，召修国史。卒年七十二。有《六义集》十二卷行于世，今佚。

李瀨，字日新。幼聪敏，慕王、杨、卢、骆为文章。初仕晋，为中书舍人。晋亡归辽，授翰林学士，屡迁工部侍郎。时兄涛在汴为翰林学士，密遣人召瀨。瀨易服夜出，至涿，为徼巡者所得，送南京下吏。帝欲杀之。枢密使高勋救止之，屡言

于上曰：“澣富于文学，方今少有伦比，若留掌词命，可以增光国体。”帝令禁锢于奉国寺。会上欲建太宗功德碑。高勋曰：“非李澣无可秉笔者。”诏从之。文成以进，上悦，释囚，寻加宣政殿学士，卒。陶岳《五代史》补载其轶事曰：“李澣有逸才，每作文，则笔不停辍。而性嗜酒。杨凝式尝受诏撰钱镠碑，自以才不逮澣，于是召澣饮，俟其酣，使代笔，经宿而成，凡一万五千字，莫不词理典赡。凝式叹服。”苏易简《续翰林志》亦称其“词藻特丽，俊秀不群”。即澣文之价值可知矣。惜其所著《丁年集》十卷，今已不传。

王鼎，字虚中。涿州人。幼好学，居太宁山数年，博通经史。清宁五年，擢进士第，累迁翰林学士。当代典章，多出其手。上书言治道十事。帝以鼎达政体，事多咨访。坐事下吏，杖黥夺官，流镇州。居数岁，召还复其职。乾统六年卒。鼎为《焚椒录》，记懿安后被诬事甚悉。后人有疑其不出于鼎手者。然录中节目，多与《辽史》符合，未可武断为伪也。今录其自序云：“鼎于咸太之际，方侍禁近。会有懿德皇后之变，一时南北面官悉以异说赴权，互为证足，遂使懿德蒙被淫丑，不可湔浣。嗟嗟！大墨蔽天，白日不照，其能户说以相白乎？鼎妇乳媪之女蒙哥，为耶律乙辛宠婢，知其奸构最详，而萧司徒复为鼎道其始末。更有加于妪者，因相与执手，叹其冤诬，至为涕淫涟下也。观变以来，忽复数载，顷以待罪可敦城，去乡数千里，视日如岁，触景兴怀，旧感来集，乃直书其事，用俟后之良史。若夫少海翻波，变为险陆，则有司徒公之实录在。”此序作于大安五年春三月。同时又作《固安县固城村谢家庄石桥记》云：“噫！旧立徒杠，尚有常节，故雨毕除道，水涸成梁，弗可阙已。过是未修，或修之不谨，则其为害也非细焉。若官司失豫备，则民下得蚤图，亦救弊之一端也。固安坤隅一

舍内有谢家庄，为近川流，恒苦湫下。每春泽未透，秋潦尚渟，则此河墉，大为坎窔。使人病涉，马还泞，虽魏汾沮洳，荆土涂泥，不是过也。并由习惯，止务因循，致兹险阻之深，无有坦夷之望。慢防且久，改作者谁？则我邑主优婆夷实其人也。邑主事张姓，阎氏，自为女为妇为母以来，孝敬慈柔，乡□藉甚，固不待言说而后知其美也。及称未亡见谅之死，以家二女选婿同居，感之悦之，俱同和顺，故其兴利，若一心焉。每自出财，或他与力，前后铸办洪钟一口，起建佛殿三间，叠成□路一十里，总其始终有立，虽勇毅英雄，蔑以加矣。惟兹远虑，尚未速成，似有待而然也。以为沛然莫之御者水为大，确乎不可拔者石为坚，与其多易而致难，曷若暂劳而享逸。由是一之曰规断岸，计横流。二之曰就它山，下文础。云随根至，天与骨来，相继十霜，才及百两，犹未毕其愿也。会有涿州西七里小马村成济闻之，惠然来助。自时缘感，特异往初，老幼相呼，远近□至。上叠崎岸，旁压需泥，有同下坂以走丸，并欲挟山而超海。望之玉立，地歛变于宝严，过□砥平，人咸疑其化出。自非悠久，顛得经营，则何以发自至诚，形于吉梦。得人为助，不日告成，若是之速邪。桥既成，又求文于下走，欲其同会，各录本名，如过见千佛之比，用齐坤厚，永不坠焉。”鼎本生长中原，故其文具有唐代风格。

刘辉，好学，善属文，疏简有远略。寿隆二年，上书曰：“宋欧阳修编《五代史》，附我朝于四夷，妄加贬訾。且宋人赖我朝宽大，许通和好，得尽兄弟之礼，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，恬不经意。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，详附国史。”上嘉其言，迁礼部郎中，诏以贤良对策。辉言多中时病，擢史馆修撰，卒。

马德臣，南京人。好学博古，善属文。累迁政事舍人，翰林学士。圣宗即位，兼谏议大夫，知宣徽院事。时击鞠无度，

上书谏曰：“臣窃观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隋季书生，向不遇太宗，安能为一代名相。臣虽不才，陛下在东宫，幸列侍从，今又得侍圣读，未有裨补圣明。陛下尝问臣以贞观开元之事，臣请略陈之。臣闻唐太宗侍太上皇宴，罢则挽辇至内殿，玄宗与兄弟欢饮，尽家人礼。陛下嗣祖考之祚，躬侍太后，可谓至孝。臣更望定省之餘，睦六亲，加爱敬，则陛下亲亲之道，比隆二帝矣。臣又闻二帝耽玩经史，数引公卿讲学，至于日昃，故当时天下翕然向风，以隆文治。今陛下游心典籍，分解章句，臣愿研究经理，深造而笃行之，二帝之治，不难致矣。臣又闻太宗射豕，唐俭谏之；玄宗臂鹰，韩休言之，二帝莫不乐从。今陛下以毬马为乐，愚臣思之，有不宜者三，故不避斧钺言之。窃以君臣同戏，不免分争，君得臣愧，彼负此喜，一不宜；跃马挥杖，纵横驰骛，不顾上下之分，争先取胜，失人臣礼，二不宜；轻万乘之尊，图一时之乐，万一有衝勒之失，其如社稷太后何，三不宜。倘陛下不以臣言为迂，少赐省览，天下之福，群臣之愿也。”书奏，帝嘉叹良久。未几卒，赠太子太保。按此书雅健近汉人，故亟录之。

萧孝穆，小字和尔沁，淳钦皇后弟。廉谨有礼法，官宰相枢密使，封燕秦吴楚齐国王。虽椒房亲，位高益畏，所荐拔皆忠直士，时称为国宝臣。目所著文曰《宝老集》，今不传。

李宣仲，官知冀州军事判官，文林郎，试秘书省校书郎。《盘山志》载其《盘山祐唐寺创建讲堂碑铭》云：“峭壮灵峰，创兴华宇。式开讲肆，用陈法侣。物置人多，利圆三宝。庶几乎作善之祥，传名旷古。”又《固安县志》载《涿州乡贡进士张希颜重修法华寺募缘碣》有云：“时迁岁暮，隳残蠕蝱之梁。雨坏风摧，打碎鸳鸯之瓦。”又云：“若抽鹅眼之资，必值龙华之会。”初唐四杰之遗响也。

韩昉，字公美。燕京人。仕辽累世通显。天庆二年，中进士第一，补右拾遗。后仕于金，在礼部七年，凡朝廷典章制度，或因或革，皆经其擘画。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。昉虽贵，书未尝去手。善属文，最长于诏册，作太祖睿德神功碑，当世称之。

僧行均，字广济，俗姓于氏，著《龙龛手鉴》四卷。沙门智光字法炬者为作序云：“夫声明著论，乃印度之宏纲。观迹成书，实支那之令躅。印度则始标天语，阙号梵文。载彼贯线之花，缀以多罗之叶，开之以字缘字界，分之以男声女声。支那则创自轩辕，制于沮诵，代结绳于既往，成进牍以相沿，辨之以会意象形，审之以指事转注。洎乎史籀变古文为大篆，程邈变小篆为隶书，蔡邕刊定于石经，束晰网罗于竹简。九流竞骛，若百谷之朝宗，七略遐分，比众星之拱极。寻源讨本，备载于《埤苍》、《广苍》。协律谐声，咸究于《韵英》、《韵谱》，专门则《字统》、《说文》。开牖则《方言》、《国语》。字学于是昭矣。矧复释氏之教，演于印度，泽布支那，转梵及唐，虽匪差于性相，披教悟理，而必正于名言。名言不正，则性相之义差。性相之义差，则修断之路阻矣。故祇园高士探学海洪源，准的先儒，导引后进，辉以宝烛，启以随函。郭遂但显于人名，香严惟标于寺号。流传岁久，钞写时讹，寡闻则莫晓是非，博古则徒怀惋叹，不逢敏达，孰为编修？有行均上人字广济，俗姓于氏，派演青齐，云飞燕晋，善于音韵，闲于字书。睹香严之不精，寓金河而载缉。九仞功绩，五变炎凉。具辨宫商，细分喉齿。计二万六千四百三十馀字，注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馀字，并注总一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馀字。无劳避席，坐奉师资。讵假担簦，立祛疑滞。沙门智光，利非切玉。分忝断金，辱彼告成。兼命序引，推让而宁容阁笔，俯仰而强为抽

毫。矧以新音，遍于经龛。犹手持于鸾镜，形容斯鉴，妍丑是分，故目之曰《龙龛手鉴》。总四卷，以平上去入为次，随部复用列之。又撰《五音图式》附于后。庶力半功倍，垂益于无穷者矣。”行均之书，既有功于小学，而智光此序，亦复详赡雅饬，无惭作者。方外多才，正未可轻视也。

二 诗 家

唐宋元明诗俱有总集。即金与辽同起朔方。而金有元遗山之《中州集》，一代诗人，灿然可观。辽之圣兴道三宗雅好词翰，咸通音律，有国乐、雅乐、大乐、散乐、铙歌、横吹乐。侍从诸臣多淹通风雅，特以无人为之缀缉，以致后世无传。海宁周春辑《辽诗话》二卷，极尽搜罗之能事，惟芜杂亦所不免。今择而取之，一时朝野彬彬之风，犹可想见焉。

圣宗讳隆绪，小字文殊努。景宗长子。幼喜书翰，十岁能诗。既长，精射法，晓音律，好绘画。《契丹国志》云：“圣宗好读唐《贞观政要》，至太宗《明皇实录》，则钦服。又亲以契丹字译《白居易集》，召番臣等读之。又喜吟诗，御制曲百馀首。宋仁宗时有使辽者，见其《传国玺诗》云：“一时制美宝，千载助兴王。中原既失鹿，此实归北方。子孙宜慎守，世业当永昌。”又有“乐天诗集是吾师”之句。

兴宗讳宗真，小字济古尔。圣宗长子。幼而聪明，长而魁伟。好儒术，通音律。重熙五年四月，幸后弟萧无曲第，曲水泛觞赋诗。九月猎黄花山，获熊三十六。十月幸南京，御元和殿，以日射三十六熊，赋《幸燕》诗，试进士于廷。帝幸礼部贡院及亲试进士，皆张俭发之，进见不名，赐诗褒美。六年六月，赐南院大王耶律和睹袞命，上亲为制诗词，并赐诗以宠

之。七月，以皇太帝重元生子，赐诗及宝玩器物。二十四年二月，召宋使钓鱼赋诗。北枢密使萧惠请老，封魏国王，遇生日，辄赐诗，以示尊宠。

道宗讳洪基，字纳琳，小字察喇，兴宗长子。清宁二年二月，以兴宗在时生辰宴群臣，命各赋诗。三月，御制《放鹰赋》赐群臣，谕任臣之意。三年八月，帝以《君臣同志华夷同风》诗进皇太后。六年五月，监修国史耶律白请编次御制诗赋，仍命白为序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载大安元年，尝赐诗褒北院枢密副使耶律斡特刺。相臣李俨尝作《黄菊赋》以献，道宗作诗题其后以赐之曰：“昨日得卿黄菊赋。碎翦金英填作句。袖中犹觉有馀香，冷落西风吹不去。”又释明河补续高僧传载法均族里失详。清宁中，被征较定诸家章抄，归隐马鞍山。咸雍间，辽主渴思一见，待以师礼，宠以诗章，有“行高峰顶松千尺，戒净天心月一轮”之句。

道宗宣懿皇后萧氏，小字观音。枢密使萧惠之女。姿容冠绝，工诗，善谈论。自制歌词，尤善琵琶。重熙中，道宗王燕赵，纳为妃。清宁初，立为懿德皇后。后为奸臣耶律伊逊、张孝杰等诬奏赐死。乾统初，追谥宣懿皇后。《辽史》拘于体例，载后事甚略。而王鼎《焚椒录》则言之颇详。云：清宁二年八月，上猎秋山，后率妃嫔从行在所。至伏虎林，命后赋诗。后应声曰：“威风万里压南邦，东去能翻鸭绿江。灵怪大千俱破胆，那教猛虎不投降。”上大喜，出示群臣曰：“皇后可谓女中才子。”三年，和上作《君臣同志华夷同风》诗。后应制属和曰：“虞廷开盛轨，王会合奇琛。到处承天意，皆同捧日心。文章通各蠶，声教薄鸡林。大字看交泰，应知无古今。”上尤长弓马，常驰入深林邃谷。后上疏谏。上颇厌远。咸雍之末，希得幸御，后因作词曰〔回心院〕，被之管弦，以寓望幸之意。

其词曰：“扫深殿，闭久金铺暗。游丝络网尘作堆，积岁青苔厚阶面。扫深殿，待君宴。拂象床，凭梦借高唐。敲坏半边知妾卧，恰当天处少辉光。拂象床，待君王。换香枕，一半无云锦。为是秋来展转多，更有双双泪痕渗。换香枕，待君寝。铺翠被，羞杀鸳鸯对。犹忆当时叫合欢，而今独覆相思魂。铺翠被，待君睡。装绣帐，金钩未敢上。解却四角夜光珠，不教照见愁模样。装绣帐，待君覩。叠锦茵，重重空自陈。只愿身当白玉体，不愿伊当薄命人。叠锦茵，待君临。展瑶席，花笑三韩碧。笑妾新铺玉一床，从来欢不终夕。展瑶席，待君息。剔银灯，须知一样明。偏是君来生彩晕，对妾故作青荧荧。剔银灯，待君行。蒸薰炉，能将孤闷苏。若道妾身多秽贱，自沾御香香彻肤。蒸薰炉，待君娱。张鸣筝，恰恰语娇莺。一从弹作房中曲，常和窗前风雨声。张鸣筝，待君听。”时诸伶无能奏演此曲者，独伶官赵惟一能之。耶律伊逊因诬后与惟一通，欲乘此害后。更命他人作《十香》淫词，阴使宫婢单登乞后手书。给后曰：“此宋国忒里蹇所作，更得御书，便称二绝。”后读而喜之，既为手书一纸，纸尾复书己所作《怀古诗》一绝云：“宫中只数赵家妆，败雨残云误汉王。惟有知情一片月，曾窥飞燕入昭阳。”伊逊得书，遂构词命登待陈首，以《十香词》为证。上大怒，命张孝杰与伊逊穷治其狱。狱既具，上犹未决，指《怀古》一诗曰：“此是皇后骂飞燕也，如何便作十词？”孝杰进曰：“此正皇后怀惟一耳。”上问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孝杰曰：“宫中只数赵家妆，惟有知情一片月，包赵惟一三字也。”上意遂决，刺后自尽。后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。不许，乃望帝所而拜，作绝命词，遂闭宫自经，年三十有六。闻者莫不冤之。清徐轨《词苑丛谈》云：“萧后〔回心院〕词，怨而不怒，深得词家含蓄

之意。斯时柳七之调，尚未行于北国，故萧词大有唐人遗意也。”

按《十香词》世所艳称，然实为伊逊命他人所作。今附录如左。

青丝七尺长，挽作内家装。不知眠枕上，倍觉绿云香。
红绡一幅强，轻兰白玉光。试开胸探取，尤比颤酥香。
芙蓉失新艳，莲花落故装。两般总堪比，可似粉腮香。
蝤蛴那足并，长须学凤凰。昨宵欢臂上，应惹领边香。
和羹好滋味，送语出宫商。定知郎口内，含有暖甘香。
非关兼酒气，不是口脂芳。却疑花解语，风送过来香。
既摘上林蕊，还亲御苑桑。归来便携手，纤纤春笋香。
凤靴抛合缝，罗袜御轻霜。谁将暖白玉，雕出软钩香？
解带色已战，触手心愈忙。那识罗裙内，消魂别有香。
咳唾千花酿，肌肤百和装。元非啖沉水，生得满身香。

天祚文妃萧氏，小字色色。国舅大父房之女。幼选入宫，聪慧闲雅。工文墨，善诗歌。天祚即位，册为文妃。女真既强，日见侵迫。帝畋游不恤，忠臣多被疏斥。妃作歌讽谏。其词曰：“勿嗟塞上兮暗红尘，勿伤多难兮畏强邻。不如塞奸邪之路兮，选取贤臣。直须卧薪尝胆兮，激壮士之捐身。可以朝清漠北兮，夕枕燕云。”又歌曰：“丞相来朝兮剑佩鸣，千官侧目兮寂无声。养成外患兮嗟何及，祸尽忠臣兮罚不明。亲戚并居兮藩屏位，私门潜畜兮爪牙兵。可怜往代兮秦天子，犹向宫中兮望太平。”天祚见而衔之。后为元妃兄萧奉先所诬赐死。

东丹王名贝，小字托云。太祖长子。幼聪明好学。神册元年春，立为皇太子。时太祖问侍臣曰：“受命之君，常事天敬神，有大功德者，朕欲礼之，何先？”皆以佛对。太祖曰：“佛

非中国教。”贝曰：“孔子大圣，万世所尊，宜先。”太祖大悦，即建孔子庙，诏皇太子春秋释奠。太祖破渤海大俚撰，改其国曰东丹，以贝为人皇王，主之，仍赐天子冠服，建元甘露。太祖将还，贝作歌以献。后让位于太宗。太宗既立见疑，以东平为南京，徙贝居之，置卫士阴俟动静。贝既归国，命王继远撰建南京碑，起书楼于西宫，作《乐田园》诗。唐明宗闻之，使人跨海持书密招贝。贝谓左右曰：“我以天下让主上，今反见疑，不如适他国，以成吴太伯之名。”立木海上刻诗曰：“小山压大山，大山全无力。羞见故乡人，从此投外国。”携高美人载书浮海而去。至汴见明宗，赐姓东名慕华，复赐姓李名赞华。后明宗养子从珂弑其君自立，贝密报太宗曰：“从珂弑君，盍讨之。”及太宗立，石敬瑭为晋王，加兵于洛。从珂欲自焚，召贝与俱。贝不从，遂害之。世宗即位，谥让国皇帝。初，市书至万卷，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。通阴阳，知音律，精医药砭炳之术。工辽汉文章，尝译《阴符经》。善画本国人物，如《射骑猎雪骑千鹿图》，皆入宋秘府。

平王隆先，字团隐，东丹王子也。景宗即位，始封平王。未几兼政事令，留守东京，数荐贤能之士。为人聪明，博学能诗，有《阆苑集》行于世，今不传。

宁王长没，字和鲁，堇妃甄氏所生，世宗第三子也。敏给好学，通契丹汉字，能诗。保宁八年，夺爵贬乌古部，赋《放鹤诗》，征还。统和九年，应太后命赋《移芍药诗》。

耶律学古，字伊实扬。颖悟好学，工译鞬及诗。乾亨元年，宋既下河东，乘胜侵燕，学古受诏往援，以功遥授保静军节度使。会宋将潘美率兵分道来侵，学古擒其将领，自是与潘美各守边约，无相侵轶，民获安业。以功为特哩袞，是祭彫羊祜之流亚也。